乡村过年演大戏

□文猛

一到过年的日子,我的心就慌,就想起我那遥远村庄大戏来,因为我在大队演过一次戏。

1978年农历腊月二十,我们桥亭乡白蜡大队学校放假了。早上起来,在地坝团了几簸箕雪倒进锅里,切上些稻草给牛烧热水喝。大门口的广播响了,是大队长在讲话,他说,今年土地包产到户,家家都丰收啦,乡里要举行文娱节目汇演,大队要成立文艺队,既参加公社的比赛,也为全大队演出。大队长念参加文艺队的人员时,我已烧好热水提到牛圈屋。没想到妈妈跟来了。

“猛子,文艺队有你呢!”

我安静地给牛喂水,我知道妈妈美甚那些上台演戏的人,大队里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热闹过啦。

“猛子,真有你呢,还有你班上的李荣、周霞、杨宣。”

真的!我丢下木盆跑到广播下听,大队长正在喊我爸爸的名字,要我爸送我去大队小学搞节目,大队会给补助的。

大队叫我搞节目,那高兴劲比过年穿上新衣服还高兴,突然间我又慌起来。我家兄弟多,没有姐妹,一见到有女孩子在场准怕羞得很。现在给别人讲这搭子事,他们都说像今天很流行的说是什么小和尚下山来称女人是老虎的歌。那时,人们并不知道这首意味深长的歌,就说我是尿裤子包的,意思是不出众。有了这些“事迹”,我这红脸小关公能演什么?

我们表演的节目是儿童表演唱《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的小学老师王老师当导演。我站在班上女同学杨宣和周霞中间,左边是软酥酥的胳膊,右边周霞的手还抓着我的手,笑我这个字没念准那个姿势没做来,当时我的脸一定比山上的红火棘还要绯红。

老师没有责怪,只是不断叮嘱我们好好演,大队要给补助,还要到公社大礼堂演出哩,要见乡里的书记哩。也不知咋的,我见着大队的大队长就害怕,就担心他说我那些钓村池塘鱼掏鸟窝蛋等事情。我真不知道公社的书记该是多大的官,加上杨宣和周霞又不时帮助我,更为让我急气的是李荣演得太好啦!于是以后每天我们都准时到大队办公室一个劲儿地在那里唱啊!跳啊!那些大人们又是刀,又是枪,又是叫,又是喊,比我们辛苦多了,我们就不好意思,常去扫地,提开水,生火盆。

为了正月初一能顺利演出,腊月二十九那天,大队长分别看了一遍节目,看完后叫大队上会计给每个演员发了十块饼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方方的、黄灿灿的饼干,自豪地吃了一块之后,剩下的全自豪地包起来带回家让父母见识见识。

正月初一到了,乡亲们换上新衣服,端好板凳,踏着雪路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队办公室。说是大队办公室,其实就是一块木牌,大队长家在哪里,办公室就在哪里,今天要演戏,那块木牌就扛到了我们的小学操场。乡亲们知道我是其中的演员,在路上硬要我先演给他们看一遍,我就把自己该唱的那部分唱了一遍,他们连说好看好看。

演员在后台,从幕布看出去,哇,好多的人啊!像风吹过树林后地上密密麻麻的松果,像秋天田里谷子割了之后整齐的稻草捆。我们的节目是最后一个,大队团支书说因为芝麻开花节节高象征了我们的生活,有个好结尾。再等三个节目就该我们上场啦,我们四个抱在一块,互相鼓气,一定要演好。

还有一个节目时,老师检查我的化妆,心中那安静了好半天的小兔又扑腾扑腾跳起来。团支书进来了,他拍着我们的头说,由于节目太多,刚才那个节目的演员忘了台词下不了台,干脆把你们的唱词给唱了一遍,所以……

练了这么久,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结局,我的心凉透了,泪水止不住牵着线儿往下流。团支书见我很伤心,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随手从办公桌上取过一张纸,是一张盖了公章的节目单——“……13,儿童表演唱《芝麻开花节节高》……”

就这样,我演过戏,却没上过舞台,至于后来到公社大礼堂见那很大很大的公社书记当然是不可能啦。后来考学,参加工作,进城,就很少回老家过年。听说自从土地包产到户,大家都忙着自家的田地,除了那块村牌挂着,在乡亲们心中,村里已经没有多大的号召力,吃得饱饱的村庄总觉得差点什么。

今年春节来临的时候,我跟随文旅委组织的乡村惠民慰问演出团回故乡演出。平时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歌舞团杂技团演员们,今天活生生地站在村便民服务中心广场上。以高扬的国旗、崭新的村便民服务中心、白雪皑皑的远山为背景,以乡亲们开心的笑脸、纷纷扬扬的雪花、远远近近的年味为背景,台上歌舞升平,台下村里的秧歌队、舞蹈队、舞狮队鼓声阵阵,让我一下分不清是在城里还是在我的乡村,是在舞台上还是舞台下。

乡村的舞台太大啦!

走上舞台,朗诵我写给故乡的诗歌《我们走在春天里》,在阵阵掌声中走下舞台,我在找当年的团支书,如今他是我们村的支书啦。

我问村支书:“村里的村牌扛来没有?村里的节目单还在吗?”

村支书脸一下红了,“刚才你朗诵《我们走在春天里》,为什么不演《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还没有在舞台上看完你们的节目啊。除了你这个演员很少回来,最近五年来城里的演员每年都来我们村里慰问演出,我们村里自己也有戏演,如今的村里过年热闹得很啊!”

“对啦,你这个老演员还有三角钱补助在村里啊!”

又一阵掌声锣鼓声响起,村庄新的节目开始啦!

山乡年味

□刘仲举

总觉得那季节风刮得太快,恰是一错步转身间便逼近了年关。儿时的年味是坛深埋细放的陈年老窖,揭开来一品便觉回味悠长。

当流光才悄悄迫近冬日,我们便如闹山麻雀样一边嘴啃着带泥的红萝卜,一边在坝上岭间跳唱:“红萝卜,抿抿甜,看到看到要过年……”

一进腊月,山乡人家便开始忙碌起来。母亲蒙着头舞着斑竹丫将灶房的阳尘吊、外边的蜘蛛网搜寻打扫,父亲则弓着背把檐沟、院坝边的沙石杂草一一清理。之后请来村里的老学究挥毫将红纸黑字的香火春联里里外外一贴,又扑开扔鞭执铜的门神亮画往大门两边一按,一股喜气便浓浓地荡漾开来。至于香烛火炮瓜果之类的年货更是必不可少,乐得我天天扳着指头算时日伸颈扬脖地长盼。

当对河岸的年猪叫声长响,我们便飞云跑马地忽而从山的这面跑到山的那面,忽而光着脚板踩过冰凉的河水涌向对门,猴急板跳的样子没少挨父母们的责骂。我家居住的寨子除却两家白娃外便清一色姓刘,逢杀年猪的时候都是你请过来我请过去的互吃“创汤肉”,大人们跑上跑下地按猪洗肠拍肉办伙食,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则鸡咱呐喊地在当门冶里像端公跳鬼般乱哼一气。

我喜欢杀年猪的原因不光是垂涎那馋嘴的肉香,更痴迷那好玩的“猪尿包”。杀猪的三叔想是早习惯了我那饿馋馋的样子,每每将猪一开膛破肚便先将那玩意儿掏出来丢到我手中。把尿包里的尿倒完滴干后,在柴灰里几搓几揉便去除了尿臊味,之后围拢来的小兄弟们轮番涨红着脸一个劲地猛吹,待得胀鼓鼓之时用线绕几圈一结便大功告成了。我们或把它当作球踢得“嘭嘭”直响,或把它视为气球在空中指戳得忽高忽低地摆摇,或用红墨水把它画成花猫样在同伴们怀里争来抢去。有年一只饿狗冲过来把猪尿泡叼起就想跑,恼得我一飞石砸过去打得它汪汪直叫,提着后腿一拐一拐地瘸了半个多月。

期待中的年三十终于来临。堂屋香烟袅袅明灯高照,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烧香化纸虔诚跪拜,口中念念有词地请先祖们来此享用,眼却紧盯着那碗碗诱人的肉香。一阵噼噼啪啪的火炮连天炸响后,我在家人们的嬉笑中牵先端碗举筷伸向那满桌的鸡鸭鱼肉。三十的夜晚是不准人胡颠乱跑的,按母亲的话说这叫“守夜”,火坑里的树疙蔸火熊熊燃烧,就乖乖静坐在那儿听大人们谈天说地。

大年初一是个缤纷的日子。天刚蒙蒙亮,户户人家的木门就嘎嘎直响,人们挑着水桶竞相涌出家门下河抢担“金银水”。据说谁起得早先把缸子灌满,这年便运气特好钱往梁上翻。

这天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小孩不用放牛大人无需干活,要耍就耍他个值得!于是饭前饭后,山娃们潮水般向宽大的白家院坝汇集,一时跳海的、荡绳的、打棒的、踢毽子的、抽陀螺的、玩纸板的、踩高跷的、捉迷藏的吵成一片乱成一团。大人们则抽着旱烟坐在板凳上笑笑眯眯地细看,兴致来时还会跳到场中嘻嘻哈哈加入战团戏乐一番。

至于晚上那就更妙不可言了,大人小孩们东家一堆西家一群约起疯玩扑克。什么“打升级”“推十点半”“连抱拉机”花样百出,输了就喝水,戏称为“灌水葫芦”,尽管肚皮胀像鼓三五分钟跑趟厕所,却依旧嘻嘻哈哈乐此不疲地酣战。不必担心夜静更深肚饿什么的,主人家或汤粑或面条到时自会热气腾腾地给你端上来乐口暖心。

初二至初十之间是拜年的好时节,幼时我喜缠着大人当“赶路狗”,大点后更爱和姐姐们争抢着去走亲串戚,至于路远山高什么的不在话下。那火钳或铁丝架上烤的豆粑、泡粑、猪儿粑等馋嘴物想起来就直流清口水,舍得的人家还会在你辞别时送你一包提回来。当然还有那五角至一元的打发钱也挺诱人,口中说不要不要的心头却按捺不住狂喜接过来死死攥住。

初五过后,远远近近的花灯、狮子灯们便相继出山来表演讨喜钱,葱得跟屁虫似的我们长随其后。看那“逗灯人”和“么妹子”在歌声和锣音中移形换位玩转弹跳,看那滑稽可笑的“大头和尚”和“疤三”逗得舞狮人昂头摆尾闪展腾挪,常常在父母的长呼短唤和生拉活扯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正月十四是最忙碌的日子,娃娃们跟在大人身后上山到祖先坟上跪拜亮灯。墓地远近不一且为数众多,每每需爬坡上坎累跑几小时,有时出发晚了还需打着手电筒夜归。天黑后还要在香火、灶头、房间、牛栏、猪圈等处全插上蜡烛,亮堂堂的一片恍如白昼。父亲说:“三十晚上的火十四晚上的灯,这些都是祖传的规矩,是万万不能破的!”

每年此刻,父辈们几弟兄一个窝火聚拢,便把先祖当初辗转迁徙的故事来重提,并当场考验我们这一辈谁的记性超群。能叙出祖宗故事抑或背得族中字辈的还当即赏给瓜果一把或几分现金,我因常常得奖葱得一帮哥子兄弟们好生艳美。

春节的气氛直到上学后才渐渐散去,年复一年地欢快演绎。后来我们全家进了城,故乡在我的眼前渐行渐远,每每回乡祭祖和老哥小聚,看见清冷的山乡便唏嘘不已。返程的路上,脑中犹自飞溅出儿时年味的点点滴滴,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灿烂的笑意……

想在年味里得意地笑

□向伯川

雪与风
又联袂主演
瞟上一眼这摊开的剧本
写在这一季冬
演绎在群山的白茫茫
抑或是
剪影在整个安静的夜空下
而璀璨

我用目光
拴住大自然的给予
框入镜头
安放在惬意的窗口

任由思绪
沿着河岸一路走来
古老的
巴人符号镶嵌的风景
惊叹中
延宕着这方山水的烟火气

朴素的心灵
继续放逐
不经意间
一串串大红灯笼
耀眼着万家的屋檐
只等除岁的爆竹
将冻风
炸出鸭先知的倒影
让叨叨着的寒凉
靠在揶揄的交叉口转圈
然后一路北回

此时的我
像个孩童抿着干裂的嘴唇
悄悄地掏出叠放在柳枝的趣
想在年味里
得意地笑

《大展宏“兔”》 叶逊 摄

疫情下的年味

□贺有德

大疫三年不退,反复无常;疫情之下,过大年,也得陪着小心,如捆绑了自己去跳舞——这般年味,谁能说得清?

时光如雾亦如电,疫情下这三年,这大年,刻骨铭心。

前年过年,疫情乍起,来势汹汹。城里乡下,前所未有都宅家过年,走亲访友几成奢望,有正月里偶尔走亲访友的,也只是“蜻蜓点水”,大多忽略不计。寒假随之延长一月有余,开学因之延迟至清明,堪称史上最长也最“毒”寒假——城里过年二十余回,冰箱内外圆积的荤菜素菜干菜腌菜“年年有余”,唯独那次过年几乎全清!去年疫情犹在,貌似缓和,不再宅家,然而仍不敢掉以轻心。年前回老家看望,如当年采办年货——乡间食品绿色环保,远胜城里超市囤货;年后也回乡下一圈,如“自驾游”来去如风……尽管如此,年味不减,难得一家人长相聚:儿子从广州回来,年假不长,因为疫情,居家网上办公成了流行模式;我和妻子平时也只是双休日才回来,假期延长,居家上网课也流行起来。亲情与年味相互催化,疫情被拒之门外。

今年城里,满大街“阳过”“阳康”甚至不缺“王重阳”。“阳”气蔓延,乡下也未能幸免,甚至有城乡争“阳”之势。我们一家先后“阳过”:儿子最先,住宾馆一周“阳康”;我接着“阳”,三天转“阴”;妻子最后,时间最长,十天了还没味觉……年的脚步势不可挡,从不迟到,从不缺席。“阳”或不“阳”,坦然面对:“阳过”不“阳过”,大年照样过。

当年乡下过年忙,如今城里过年忙,忙碌中年味就渐渐浓了。

乡下过年热闹得很。半个世纪过去,弹指一挥间,而年味依然在历史的天空闪烁,宛如昨夜星辰:杀猪杀牛羊,杀鸡杀鸭杀鱼,打豆腐,酿美酒,进城采购年货,城乡搭配,别有风味。杀年猪的场景烙印在心底,年猪的叫声回荡在耳畔,一年一年回味,并未因时光流逝褪色;过年豆腐的香也是,白花花,黄澄澄,香入骨髓……

进城之后,城里过年,城里有城里的年味。这二十余年,年前忙年货,大年三十忙色香味俱全,年后忙走访,千篇一律。

十多年前在宜居城市安家,上班却在离家半小时车程的小城,双休日往返。寓所在四楼。放寒假前小忙,不慌不忙采购年货;放寒假了大忙:年货清理、打包,大包小包,从四楼一层一层、一次一次往下搬,搬,搬,搬,搬,上上下下,后座、后备箱,精心布局。搬运完毕,毛毛汗出。再回乡下,去妻子老家,每年的豆腐是大哥大嫂打的,炸的;土鸡是大哥大嫂养的,杀的;还有土鸡蛋,还有蔬菜:青毛叶、菠菜、萝卜,还有干货:笋、辣椒……也塞进后备箱。再去我的老家,二姐家杀了猪,上猪肉,小肠,猪脚,排骨,都喜欢;还有干豆角,剩辣椒……通通进后备箱。然后,进城。家在五楼。来到楼下,开始往上搬年货,搬,搬,搬,搬,满满一小车啊,满心欢喜。搬却不易:搬下来,装车上;一路风尘,半小时,来不及放松;疲劳了,又得搬,还是往上搬,还是五楼……左手一袋,右手一袋,大袋小袋,荤菜素菜,或鲜或干,或轻或重,一层一层,一次一次,上上下下,下下上上。几次了?不记得了;几楼了?看楼层提示。终于搬完,不疲劳是假的,心情好是真的,甚至有成就感。随意摆放,都是美的。望着小山包似的大包小包,随意得有点乱,却入眼爱帖。年就在眼前,在这里。

然而今年例外!千篇一律生生被打破,前两年的过年模式也被改写。

去乡下采办年货,亲人们都戴上了口罩,戴着口罩忙活成了新的日常。在大哥家里,忙碌的两口子以异样的声调诉说村里多人“阳”了;去二姐家,单门独户,心想无妨,可二姐却说左邻右舍都“阳”了……回城之后我们常通电话,电话里,亲人们再三叮嘱“小心”,少出门,正月里不走动……

特殊的年,小心采购,居家忙年:清理年货,打扫卫生,不大不小的两大“幸福工程”。每年这个时候,妻子清理年货,分门别类,干脆利索;我和儿子打扫卫生,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擦、拖,一轮、二轮,前后阳台、飘窗、防盗窗,一年一度的“美容”,辛苦中泡满年味,年味里盛满幸福。

今年疫情不封控,却比封控更难。我们仍然如去年前年,一家子年底大团圆,聊美事,享美味,畅享美好;看春晚,通电话,发微信——群里圈里拜年,家族群里送祝福,然后一场红红火火的红包雨……

疫情再重,年味不淡。特殊时期特殊年,留下特殊的记忆,也是抹不去的记忆,一如当年乡下老家的大年记忆。

年是慰问信,为年复一年耕耘不辍的你以慰藉和犒赏;年是福音书,为历经酸甜苦辣又一年的你送上福音;年是分水岭,今年沧桑成过往,明年美景如诗行。年,总给人以希翼,纵然饱经磨难,依然砥砺前行。

2022,何其艰难,疫情肆虐,寒冬最冷;寒冬终将过去,疫情终将稀释——2023,山河无恙,值得期待!

过年,喜气洋洋

□李淮

腊月三十,早晨起床,目清人爽。早饭毕,看天高云朗,有出太阳的意思,想到好长时间没有出门了,还是上街走走逛逛。

街道旁边的电线杆上挂上了大红的灯笼,三个红灯笼大、中、小一串,红灯笼下面还有用红绒绳编织的中国结。远看近瞧,红灯笼与中国结都叫人感觉心里暖洋洋的。行道树上面挂着长条形的红灯笼,红色喜庆,看着看着,眼睛里面就有了温暖的色彩。过一条街道,这边高处悬挂对称的五星红旗,红旗上面,黄色的星星,分外醒目。年的味道年的气氛就在灯笼与五星红旗上面氤氲开来。

有四口之家在我前面走,小姐姐牵着小弟弟,父母在后面跟着。小姐姐牵着小弟弟走几步,跑几步,停一下,走几步,又跑几步,又停一下。她似乎听见旁边小叶榕树上面有鸟叫,站立,头东望望,西看看,甩开牵着弟弟的手,兀自往树那里跑去,站定,仰头看鸟。小弟弟失了依靠,前看后瞧,嘴巴一瘪眼泪就出来了,年轻的妈妈赶忙走几步,上前拉住了小弟弟的手。爸爸则大步跨了几下,一下子抓住了小姐姐的胳膊,说,怎么不带弟弟了呢?小姐姐回头一笑,调皮地举着双手,我逗弟弟玩的,我要带他的,我在看鸟,是两只麻雀在树上跑。小姐姐回头走过来,左手去擦弟弟脸上的泪水,右手牵着了弟弟的手,说,过年了,弟弟莫哭,我们去看红嘴鸥,买白馒头喂鸟儿,再走走就到了哈。小两口相视一笑,跟着姐弟向前走去。我慢慢地走在他们旁边,看着一家四口,觉得又有趣又好玩。

一溜白色的婚车,有10来辆,整整齐齐排在街道的左侧,每一辆白色婚车车头上,都用胶带贴着红色玫瑰、白色满天星和红色的喜字。红色黑色的婚车见得多,现在看见一色的白色婚车,倒也眼前一亮。新娘子精致妆容,白色婚纱,外面套了白色长羽绒服挡住了寒风冷气,新郎一身白色西装,上衣口袋别着两朵红红的带绿叶的玫瑰花。他与新娘并肩向最前面的婚车走去。他的眼睛时不时看看新娘,眼里弥漫着喜悦与快乐,嘴角弯弯眉毛上扬,笑容左一下右一下跳跃在脸上;新娘自信地挺胸走路,明媚的双眼里仿佛有星星在闪烁,她也回望着新郎,时而妩媚地笑,时而羞羞地笑。新郎不知道小声说了句什么话,她低了头,抿了抿嘴角,仿佛不好意思起来。后面跟着伴郎和伴娘,四男四女,一水儿年轻、俊俏、漂亮,好像事先遭选了似的,个头都差不多,长相都差不多,衣服也一模一样,青春气息迎面扑来,美好氛围在街头巷尾氤氲着……走过的人们看见喜庆的婚车和新娘新郎,脸上露出了祝福的笑容。过年,又办婚事,真是双喜临门!

继续走路,旁边个头高高的姑娘背着个背包,与我并肩行走。转弯的时刻,也许是昨夜下了小雨路面还有点湿滑,也许要转弯她没有注意到,只见她脚步趔趄,身体一歪,即将滑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在她没有倒地的那一刻,我出手拉住了她的胳膊,把她拉了起来。人没有摔着,背包滑了,听见“喵呜”一声,才知道她背包里装着一只猫。

她起身感谢我出手相救,我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说举手之劳不用谢。

她重新背了背包,我们边往前走边聊天。姑娘开了家美甲店,每天把朋友送的短尾猫背着去店里。小猫5个月了,很听人话,到了店里,自个玩耍,出门打望一下又回来,遇到有客人来做美甲,它会“喵呜喵呜”叫唤,既是招呼客人,又是提醒主人。哦,这么聪明的小猫。我透过背猫的专用背包那透明塑料壳,看见灰色小猫圆圆的大眼睛。嗯,小猫似乎对我眨了眨眼睛,是一只长相机灵的小猫!她说她从百多里远的乡下进城开店,父母亲不放心她女孩子一个人在城里,看了她与小猫的视频后,父母放心了,觉得小猫起了警犬的作用。哈哈,说到这里,我们两人都笑了。她又说,她去店里,给两个约好的女友做美甲,做完了,她也要回家过年了。她的店在街道的东边,我要往西走,我们友好地摆摆手,在路口告别了。

气温还低,不戴口罩,脸上觉得凉,不戴手套,手感觉冰。看了日历说今天是“四九”天,果然是“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冻死狗。”节气还停留在冬天。草草春风又过年,虎年走了,活泼泼的兔年马上就来了。在行走中,在目光之处,我分明感觉到过年的喜气洋洋,春天的邀请函已经来到。

太阳出来了,人们脸上笑容开朗。过年,过年,生活的花儿朵儿,次第开放。

2023 卯兔迎新春